

# 列傳

黥布

淮套侯

韓王信盧綰

陳豨

田儼

樊鄴滕灌

張丞相

周昌 趙光 任敖 申屠嘉

酈生陸賈

朱建

傅靳蒯成

劉敬叔孫通

季布欒布

袁盎晁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張敖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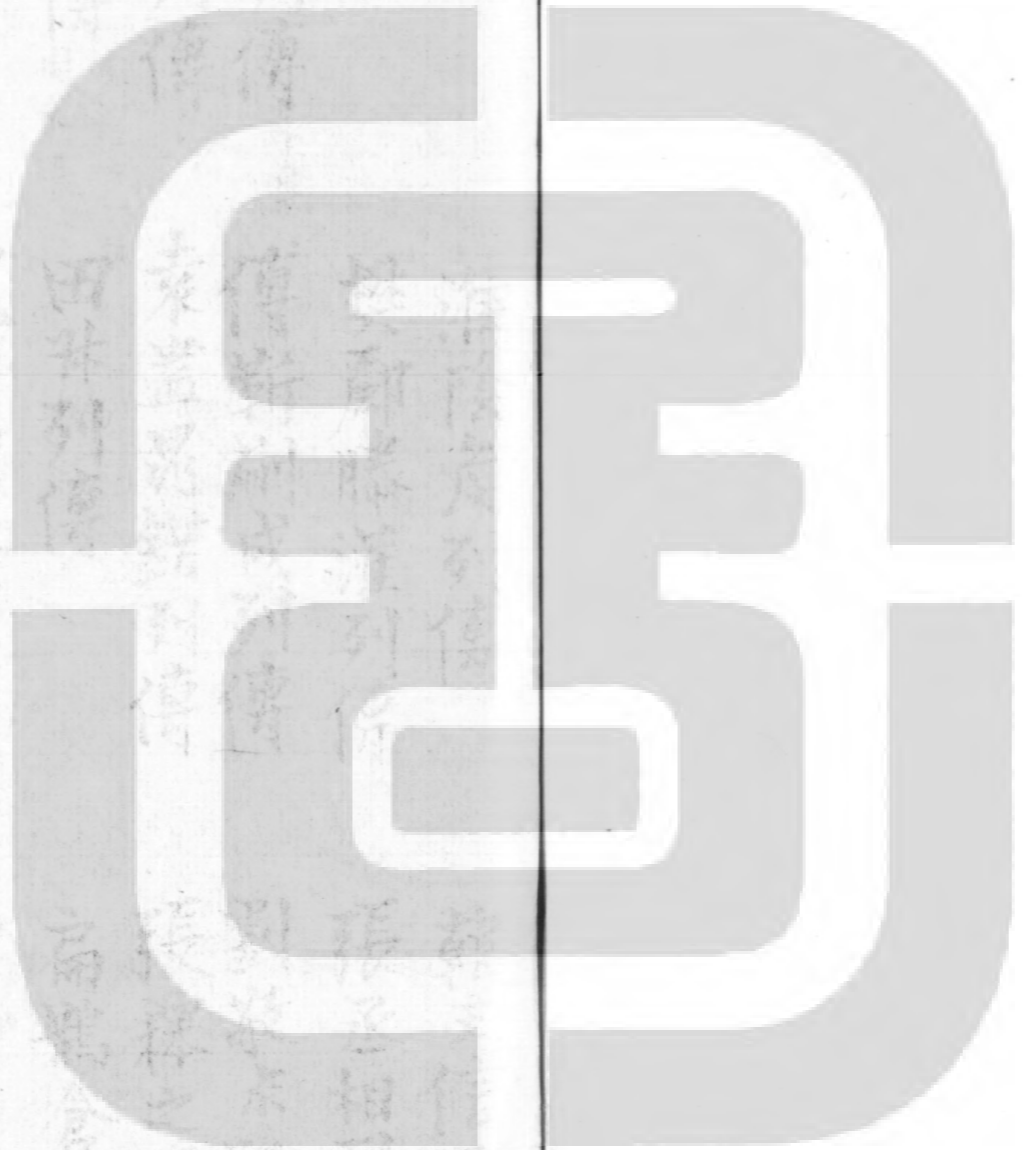
魏其武安侯

灌夫

田侯列傳  
劉主陸賈列傳  
李書樂平列傳  
萬石張敖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田平列傳  
袁盎晁錯列傳

高麗列傳  
張敖列傳  
張敖列傳  
張敖列傳  
張敖列傳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論衡卷之四

西川屯鳥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人  
豈謂謂幾近也

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  
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  
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  
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  
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  
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  
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誚讓

漢書音義曰誚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曷首道可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漢三年

宋義

宋義

乙取天下可以萬全本作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

主舍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

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  
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請讓

漢書音義曰請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本作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

主舍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

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

孝卒 卒 字 亦 作 弱 此 悞

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二千五百下り注

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昔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

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文頴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卒曰板牆板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

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

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文頴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平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  
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  
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連書入朝與  
去越傳一例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  
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使人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

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

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辭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辭公辭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世有闡基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基疏張置以

要以求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計者也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辭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籌之

東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

如淳曰地名也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如  
四頁下十下下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辭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辭公辭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

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計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辭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反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計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辭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籌之

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

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音冒媚亦如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西川屯鳳鳴氏書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跨跨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仗劍 字作杖

一頁上未刊

版

孰視四字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

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音冒媚亦妒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西川屯鳳鳴氏園南

史記九十二

西川屯鳳鳴氏園南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水音無

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跨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及下

韓信者  
也欲亡漢何  
歸乎直欲  
激其河運  
使之三百

數以策于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頤曰

也張晏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

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手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都關中信已言之不待秦秦之建策矣

有昔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却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

旂

字音作旂

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

以木罌銚渡軍徐廣曰銚一作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銚以渡車昭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

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人臣志言且長其二人收其精兵下下至擊趙王成安君陳餘

廣武君 宋中漢軍 季左車 廣武君季左車說成安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  
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却於威彊耳各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  
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  
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  
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  
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  
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  
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  
旌旗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鈺渡軍徐廣曰鈺一作鉦服虔曰  
以木押縛罌鈺以渡車昭  
曰以木為器如罌鈺以  
渡軍無舡且尚密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  
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  
音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  
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季左車說成安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

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

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選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

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誠曰

遣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不食也如淳曰小諸將皆莫信以乃當共飽食也

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

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千里止舍夜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如淳曰革音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殮徐廣曰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殮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徐廣曰  
氾音遲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此將功者虜休

字在  
字休

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拙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  
權今高邑是身死泝上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褌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  
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徐廣曰  
抵音遲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  
權今高邑是身死泝上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  
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肴醪順時劉達曰驛酒也北首燕路而

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

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

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

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

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何大將如此  
疎脫

一出之私心便大  
深矣所以古者  
知道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字亦作大生 少子半好之 字亦作大生 少子半好之

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安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  
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安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  
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安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  
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  
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選燦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  
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

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

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於齊索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

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謝道誠智士  
但不謝天命  
百夫奉言奉  
百姓困若已  
桓天將使混  
一于降息肩  
弟姓者誠得  
昇思之誠則  
戰爭何時定  
民生何自苦  
乎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  
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  
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  
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  
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  
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  
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  
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  
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  
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

一候與一計之候

余亦有與字

九名上九の候

石之祿者

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罌為脩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

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  
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

徐廣曰踟  
一作躑也



謝道清智士  
但不滿天命  
百夫奉之  
唐李流天下  
百姓困苦已  
極天時使混  
一于海以息肩  
兼注者減得  
易息之極分則  
戰爭何時定  
民生何日安  
乎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  
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  
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  
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  
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  
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  
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  
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  
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  
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  
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  
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  
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豐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  
名小豐為儋石如今受鮐魚石  
豐不過二石耳說一儋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  
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  
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  
一作躑也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今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時乎時乎

宋本云時乎  
字也世方也

八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

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  
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

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

徐廣曰以齊為平  
原千乘東萊齊郡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家  
在泗口南岸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

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  
鄉馴案韋昭曰今中廬縣

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  
狡猶借

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以不為其食及  
厚之使出齊王  
二事並論則為  
德不平何以  
百錢絕之以此  
絕之也則以  
厚已之平年  
中尉非以德  
怒且自於而  
感之也

以不為其食及  
存之使出存下  
二事立論則為  
使不卒何以  
百錢絕之以此  
絕之也則以  
厚己之少年  
中尉非以德  
怒直自於而  
感于人有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馴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人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鳥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此非寫信之悔  
云子信前此之  
決此不從也

此非寫信之悔  
云子信前此之  
決此不從也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九十一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二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

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文穎曰鋒銳欲

東向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爲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穰侯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



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

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賴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

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

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

上上乃使人厚遺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

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鄒展曰柴武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債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恩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章昭曰在匈奴也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

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鄂陵之驪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

向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謂父也及

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贊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章昭曰缺猶莫也及虜臧荼迺下

曰  
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恩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

曰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

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鄂陵之鄉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

雒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謂父也及

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贊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莫也及虜臧荼迺下



漢五年

宋本按

三百五十一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  
 五年八月廷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  
 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  
 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  
 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  
 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  
 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  
 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

因循誤聽張勝故歷叙其相說豨等及非對氏之王

宋本之宋本

四百五十一

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

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  
 燕王官吏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  
 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  
 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  
 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  
 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  
 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  
 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  
 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因循漢張  
勝故歷叙世相  
說愛常臨廷  
劉氏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  
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  
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  
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  
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  
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  
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  
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  
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  
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黠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  
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  
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  
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  
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  
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  
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  
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  
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  
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  
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徐廣曰一休惡也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 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也字

徙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陳希 字希

還廼封希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希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希常告歸過趙趙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希所以待賓客

如有才多者出客下希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希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希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希希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希希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為希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希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希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加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希反邯鄲

以北皆希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希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希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希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希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以昌相趙宜趙王之不免矣

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破滅茶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

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王之不克矣

以昌相趙宜趙王之不克矣

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史記卷九十三

五

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

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日疏事先 事案作部用面稱孤內見疑强大外倚蠻貊以為援

勤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終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

西川屯鳳崗

西川屯鳳崗

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

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

是以日疏事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

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終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

西川田鳳葛氏

西川田鳳葛氏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  
 蝮螫人手足則  
 割去其肉不  
 然則致死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並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  
 足憂也贊曰於楚趙非  
 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  
 齬猶齟齬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叙以錯綜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立故  
 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王田假也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下是田橫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

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

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

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

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轡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

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自立因而四字  
見于此是切實  
副通漢籍信  
也所以疑其  
及之

度延不但是  
為礼之何難  
滅之乎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厓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頴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二級賜爵列大夫文頴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

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未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

執圭沈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宗陵 宋中伏炎謀 一頁上末

張晏曰秦司馬

史記九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卮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頴曰卽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二級賜爵列大夫文頴曰卽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

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水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

執圭沈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氏國周南甫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

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駙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

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

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漢書音義曰音撞鍾

立帳下

徐廣曰一本立帷下

項羽曰之間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

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

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駙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

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

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陰灌北也

史記卷九十五  
漢書卷九十五

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茶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  
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  
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  
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審字戰襄國破  
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墳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  
言義謂之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  
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  
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  
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  
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  
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  
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  
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  
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甯字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增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仇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  
公畧地至陳畧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  
畧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

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音支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駟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龍脫在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

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

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畧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

徐廣曰駟一作駟

徐廣曰龍脫在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類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寄代侯天下稱酈

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舒侯樂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廢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

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類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誰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舒侯樂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

丘 字在作立  
勝 以字在後山勝

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

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

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漢王怒行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

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至尊異

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

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

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也。綱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

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

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關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

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

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

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

御婢姦罪，自殺。國除。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德教齊功此信則太僕一核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

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

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

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

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夫必樓煩人也

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天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

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

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任廣陵以禦敵項羽  
 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酈  
 蕭相攻苦蕪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縣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  
 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砮石服虔曰砮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  
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桂國相  
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  
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  
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  
齊王曰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  
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  
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  
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  
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

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  
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二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

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口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

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

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

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

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力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

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璣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黔布反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周苛為客

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

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為高景侯

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又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

漢書音義曰以上哀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

韋昭曰殿東堂也

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璣曰方與縣令也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任教上字安中

百呂后

以廣阿侯任教為御史大夫任教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留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守之三年

赦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身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教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教孝

文元年堯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徐誤也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類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論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敖孝

文元年堯徐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

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其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贖曰謂以此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音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贖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徐廣曰一作剗音贖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頭屢受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踭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中大夫字亦作太中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不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中大夫 字亦不從引

四頁上

徐廣曰後二年八月

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踭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漢書云長八尺

漢書曰著書十

漢書曰

漢書曰

漢書曰

漢書曰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贖曰謂以此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贖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徐廣曰一作蒯音贖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蹶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墀音畏與之類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每下七斤皆子之責也徐廣曰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

子更 子信更 石上上子

一年卒 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更改封

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

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周父夷吾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

廉謹為丞相備員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徐廣曰疑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斷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死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塽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塽音與塽之塽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去靖安侯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周父夷吾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諡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周父夷吾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廉謹為丞相備員

而死爭而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娒娒徐廣曰娒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囑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各下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

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嶺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古代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  
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  
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  
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  
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  
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  
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  
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  
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  
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  
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  
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  
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  
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  
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史記九十六終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東畱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任剛縣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宋本作落魄惡之類也

同字下音也

更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其將皆握齟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好奇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

西川七鳳圖

氏圖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史記九十六終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畱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閿縣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音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齮

應劭曰握齮急促之貌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

酈生里中

酈生里中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

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畱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而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畱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

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

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

酈生此也 案在成也

內野王北

案蜚狐在代郡西南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

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畱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而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畱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

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

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杜大行之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

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  
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  
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利而不能

授

孟康曰列斷無復廉錫也續曰項羽吝於爵賞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  
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  
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  
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  
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子酈疥數將

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

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魍結服虔曰魍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

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

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

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

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

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首不若漢迺大說

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也論非徒也

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日試為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亾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  
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  
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

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

也章昭曰恩汚辱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日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

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綱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章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禮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迺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而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

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

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畱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

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

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

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

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

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

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

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畱陳畱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

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畱足下將陳畱之

衆據陳畱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九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西川中鳳崗氏周南東市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史記九十七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監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稅

苗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一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戶別之河內擊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身至東淮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

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緡郟下邳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土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為肅侯子亭

杜里 字在作杜里

三十一 字在作同

此從攻安陽以

身至東淮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首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稅

苗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一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

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土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為肅侯子亭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

繆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繆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繆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鄆侯 案古作鄆侯

繆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繆子應為鄆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

作鄆 三石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二無高字又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徐廣曰此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傅新以下俱得得凡次戰功必係以是字為要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繅者服虔曰蒯音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

繅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繅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繅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繅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繅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繅子應為

鄆一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作鄆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繅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徐廣曰此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傅新以下俱視將凡次戰功者係以逆字為要



史記九十九

西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入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凶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

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

不屯

宋中作起系擊沛

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

張晏曰肱張晏曰肱喉嚨也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韋昭曰夸張矜大也

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

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正無德則易以凶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張晏曰肱張喉龍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辯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迺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張晏曰搃卷也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徐廣曰益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

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

肆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林叔通通上曰 字本有上字

五言上七

二 上 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  
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

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各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

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傳只叙四事皆古今大事也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敘事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傳

宋本傳

行方交工身仁

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都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輅車

徐廣曰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西川

氏

史記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各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轅車為柳柳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鑽曰茂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輶車

徐廣曰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西川... 氏...

宋名臣志 卷之三十一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  
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  
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  
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  
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  
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  
勇使酒難近至雷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  
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此人必多心欲以此事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

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章帝曰聞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

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

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

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帝曰聞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

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

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十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立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

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布趣作走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

曰丁公為項王失天下者

二公下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

為酒人保

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燕王以布為將

請贖布以為梁大夫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

顧曰願一言而死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十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

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布趣作走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於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  
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  
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履，一曰覆，駟案

孟康曰：屢，屢蹈之也。黃曰：屢，數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與。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

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一百終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

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其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此是一絕巧人

西川史記

西川史記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

之蜀轅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

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

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

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

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

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

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嘗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

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

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

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白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

史記一百一

漢河欲嘔

帝與士維休

爭其真文人違之

之九

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者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慎夫人

二頁下四〇九

流說

三頁上〇九

素程抑是  
可人法非云  
人君子

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者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袁盎是  
可人非  
人君子

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爲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入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待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

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

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亾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且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梧

生所問占徐廣曰梧一作服駟察文類曰梧音陪秦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

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贊曰峭峻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

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

奇其林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壻垣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壻中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二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釁錯所更

錯父固之

自位公卿固之字本作固博采古以坑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

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

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

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勢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

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二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釁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譁多怨公者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

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

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

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勢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

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史記一百一

鮑參作產

淳曰漢儀注警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警為騎郎

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氏圖

即為帝度我林行矣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淳曰漢儀注皆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西川宅氏雷國中

即為帝度我林行

釋之字多持  
治法  
漢  
字多作悞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  
亦謀音灼日利口捷給哉且秦以  
同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

宮車

宮車

宮車

宮車

宮車

宮車

宮車

宮車

如令罰金四兩方身罪之過上十一遂劾不下公門

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廁

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

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絮漆

其間徐廣曰斯一作錯駟察漢書音義曰斯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其中無可欲

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此人  
字多作悞

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

犯

邯鄲人

奏趨也

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

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

如淳曰長安縣人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  
 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音灼曰利口捷給哉且秦以  
 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  
 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乘輅傳者皆下不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  
 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廁

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曰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絮漆

其間徐廣曰斯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斯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中無可欲

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

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後入至堂一段所  
謂橫實斷以法

上世古事不遇也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鞶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鞶，故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後入至堂一段所  
謂橫實斷以法

上世古事不遇也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鞶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鞶，故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闔曰闔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其功李牧入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白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檐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

為不能用頗救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稽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入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收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二終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西川中鳳樓氏書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温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太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其狀可想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

晉灼曰訢訢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

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注廁踰謂廁溷垣墻建隱於其廁洗滌也一讀踰為

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藥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候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

庭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君徙居陵里

徐廣曰陵一作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

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

晉灼曰訢訢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

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注廁踰謂廁溷垣墻建隱於其廁洗滌也一讀踰為

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箭藥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諭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箭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

如曹謂之箭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箭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徐廣曰陵一作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

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耐金免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虚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君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

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事文

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  
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符屠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又後可也

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矣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

符屠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

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  
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見

得比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期為不繫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

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

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各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

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

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訕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而周文處譎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漢書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大夫新禮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笑之曰叔之忠也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  
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漢七年宋在十年  
自應位十年  
皆

田叔列傳

大夫新編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

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曰又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

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

下也

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

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

曰王自尊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

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

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宜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詔拜爲京輔都尉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國徐廣

曰涇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

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畱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

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爲亭長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辨

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

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

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

此可以見術得

此所以規趙禹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  
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  
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  
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  
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  
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  
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  
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  
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  
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  
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  
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  
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一百四

西川中鳳樓  
氏閣南出

史記一百五

西川中鳳樓  
氏閣南出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鈎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口鼻息已昏也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且世衰 宋古曰 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

一石下九行 也

宋古曰 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

宋古曰 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穰

宋古曰

何中庶子也之深于望也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斃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

收謂棺歛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

徐廣曰揲音舌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

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

何中庶子之  
之深于醫也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  
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  
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蒐精泄橫  
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殃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  
絕陽之絡丁有砂階之系初階之石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食 志 陽 內 引 李 古 作 食 陽 內 引

中 方 在 了 少 奇 同

二 五 十 十 一

一 外 絕 而 不 爲 使 上 有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  
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  
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  
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  
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殃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  
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  
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无桓侯嗣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

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

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

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

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

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

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

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一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

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苗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該嗽音該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

齊侍御史 齊侍御史 齊侍御史

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暍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故絡交熱氣已

召臣意診切其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暍躁而經也此絡

脈也

脈也

素問 卷之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該嗽音該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暈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

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暈躁而經也此絡

疾之終

病

人中

日唐湯者湯也

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

此系月才

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右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

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

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

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

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脘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滂滂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

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瘴也加

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

者為重陽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湯者邊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

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斃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

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

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

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

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齊中

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

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

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

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

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

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

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

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脈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滂滂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

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瘴也加

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  
 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  
 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  
 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  
 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  
 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  
 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  
 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徐廣曰二天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迴風者飲

食下噤音益謂噤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噤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

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

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肥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汁出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作眾醫皆以為

風入中病主在肺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

難是蹇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蹇陰之絡結小腹也蹇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

其足蹇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

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自言

足熱而蹇臣意告曰熱蹇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一作取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

所區且也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藶藥一撮以酒

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

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

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左右陽明脈

字

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眾醫皆以為

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

難是蹇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蹇陰之絡結小腹也蹇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

其足蹇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

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自言

足熱而蹇臣意告曰熱蹇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

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菹

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藹藥一撮以酒

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

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

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  
 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  
 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  
 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  
 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  
 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  
 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  
 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  
 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  
 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  
 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  
 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  
 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便  
 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  
 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脅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  
 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  
 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  
 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  
 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  
 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曰倩者女婁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皆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

見建家京下方石

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

即弄之建亦欲

徐廣

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瘕。徐廣曰：螻音饒。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

要瘠痛 宗本作脊

濟以正位也 宗本未提引

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

九百五十九

又十九

下用當也

知薄五石病者，切其脈，其人必羸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

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

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

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

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

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

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

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

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

身動則色也

別宗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

十石上引

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

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

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

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

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脈也。齋而不屬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饒。螻瘻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鬱，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脈也。齋而不屬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饒。螻瘻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鬱，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首始喻反忿發為疽

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壯症

宋名醫作壯症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

眾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

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

白反一作及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踣徐廣曰一作踰要蹙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癘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  
脊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一作廣  
白反一作及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跗徐廣曰一作踰要蹠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去不可勝驗診矣人以其是之乃可引司命命三

不受師方 字亦作新受

成師死以故

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

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

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

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

以文王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

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

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

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

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

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

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

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

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

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

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趨

宮中趨

湯澤成之

字亦多之字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

年未滿三十方脈氣之趨

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

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

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王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

徐廣曰 意亦在 下

十二頁下

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  
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

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黜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不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

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

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

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齒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

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

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

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

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

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

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史記' and '卷之'.]*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

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維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

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

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西川氏書

西川氏書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今始部

字名作車

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

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

曰喻人君不當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

府錢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弗予徐廣曰訟音公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鼃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鼃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一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郡澠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

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澠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

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

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林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弗子徐廣曰訟音公駟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鼃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澠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却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鼃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應高誅膠西王無文

名宗在位者 宿久 宗在位宿久

二至下五注

又七注

書曰報曰身王不肖有宿久之憂不肖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頽曰王之太后也

何正漢之頃又  
善之之疾之其  
其好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名膠東濟北之屬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久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

文頴曰王之太后也

何並漢之頃又  
善之之疾之其  
其好之其王其  
在平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余無子一人焉則矣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庶子一人為列侯 字古作三人

四百上一外注

二十餘年 字古作三十

以僂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

諸侯既新削罰振恐

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

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

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

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

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

十二

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

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

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

西涉淮

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

漢書音義曰故事也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

願以身從諸王越直

音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

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

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

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一人三千

字

字

字

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盜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表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表盜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曰：出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舉大事而不信  
人言和其心敗  
矣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

所謂非其家  
姓者也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滂亂天下錢也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入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吳王上書漢  
上宗亦作之  
皆方作同

七五上八行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消亂天下錢也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

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

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屬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

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

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郅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鼉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盜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表盜邪

史記卷一百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西漢書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盜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



曰自令裁度 金無入家者 竇嬰守榮湯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取為用也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

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

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 徐廣曰提音徒抵反 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

蟲怒必整人又火各反 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 徐廣曰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牒反 自喜耳多易 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僖也 難

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

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王太后賢之 徐廣

曰即蚡同母姊者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土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日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

桓其元容

由拘上曲也

由字作曲

三五上引注

之名通曰游曲海僻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土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儕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柎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計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土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儕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柎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計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

檀其元容

史記一百一

三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

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

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

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

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

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

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

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一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

以不得死

與倚夫以絕言  
客夫倚明也  
列侯宗室間也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

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

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

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

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

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

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

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

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時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

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

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

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如淳其說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

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

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

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比自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誅而心諉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

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其國行全書  
而內通同故其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猥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張晏曰挽頭於車轅下隨  
馬母而已贊曰小馬在轅下  
吾所折告壽也已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拔援  
字在公板援

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  
義曰秃

老公言嬰無官位拔援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  
解釋為喜樂邪夫

拔援

字在公板援

九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七云上一行反

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

目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  
大行上

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  
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  
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恚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疑非十



其國行全武書  
而此通同故其  
言如此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劊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得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挽頭於車轅下隨  
母而已贊曰小馬在轅下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  
義曰秃

老公言嬰無官位拔援  
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  
解釋為喜樂邪夫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  
大行上  
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  
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患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  
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疑非十

漢書音義曰以

官也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

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

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五  
年亦非十月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患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偽作  
飛揚誹謗之語

故以十二月晦

徐廣曰  
疑非十

二月也。駮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徐疾見

魏其子恬者為二日也。也。京本作休。

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

元朔二年武安侯坐衣襜

褌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

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

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

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補前所不及  
音一錄恨

二月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徐廣曰：蚡疾見。

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

褌入宮不敬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補前所未及  
音一錄恨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石故目及月

自夫用

清顯而錄米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石故目及月 and 自夫用.



